



佛教信仰之建立的所在

續上期

周邦道

七、真實而非虛妄

超越人之智識而見其相。而所謂之相，皆由心造。...

疑、游移、不確。梁任公先生說：「吾昔讀佛典，佛言一切...

八、感應而非傳會

故非哲學家；然憑其正覺大悲而為諸學者闡幽析微，故亦哲學家。...

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之功德。...

九、修持而非談說

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現前，...

如服法於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政治、軍人、學者，其智力行力之淺深，...

商業、工人、農民中，都可依佛法之精神，為羣衆之標準。本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將佛教的精義真理，廣汎地投入大眾的識田中，建立實用的精言：菩薩學處記述講要。如此發願，如「人成即佛成」，當前即淨土，人生與佛教，可說無間無隔，打成一片，治為一爐了。

十、倫常。佛的人不顧倫常；不知尚有人乘一法。即出家的人，也是大慈大悲，何嘗會忘記四法。即出家的觀念，倫常的德，和儒家

重大恩？這種倫常的觀念，倫常的德，和儒家很相類似，也可以說是儒佛相通。但他視已故的尊親為鬼，祭祀不舉，墳墓不掃，甚至至親或神位不設，即設了亦不敢行禮，或尙須捧去。像這樣的怪誕悖倫的觀念，則與佛教完全相反。

佛說關於倫常道德的經典很多，除五戒（與仁義禮智信五常同）十善業道外，則以祇城長者子經、玉耶經等為最著。善生經為羅闍維城長者子為師長，西為妻婦，北為親黨，下為僮僕，上為沙門婆羅門諸高行者。子敬父母，父母敬子，弟子敬師，師敬弟子，以及其餘，各有五事或六事彼此互敬，較之儒家「君臣之道」，還要切實。

字經為蒲隣奈國一個梵志姓瞿曇氏的兒子名叫字王說的故事。內容：字向藍達國給孤獨園，為身先友、敬師、對妻、親賢臣、遠小人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大道理；每一項目，示列四事、五事、六事、十事，以至四五十事，條理井然，切中弊

寶；可說完全是世間法。玉耶經為給孤獨長者之兒婦玉耶、說事奉翁姑夫婦之道，內有五善、三惡、七輩婦、優婆塞十戒等。這簡直可以當作禮記內則篇看啦！

世尊出生七日，摩耶夫人去世，由姨母養大，十九歲即出家；因此有人譏評世尊不孝，佛教為無父無母之教，其實完全錯誤。因世尊認為非修行成佛，不足以根本解除父母的痛苦。所以成佛後，回宮為父王說法，昇切利天宮為生母說法（地藏經為佛的孝經），度姨母出家成阿羅漢，使父母永遠離開生死之苦。父王出家時，和弟阿難、兒子羅睺羅，親自抬柩，並說我來為後世做兒子的作榜樣。同時在梵網經上說：「孝名為

戒」。意即不能孝親，便不足以為戒。又世尊勸人要度生世世的父母，可見佛家的孝，比儒家釋迦之孝，見人生五卷二期）

佛的信仰是建立在倫常上面的。他說：「欲學佛祖，先須取法聖賢。倘躬行有玷，倫常乖舛，尚為名教罪人，何能為佛弟子？佛教雖出世法，然遇君言仁，遇臣言忠，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；由淺而入深，下學而上達。熟讀安士全書，可以知其梗概矣。」（印光法師語錄）

十一、護國。世尊護國，有最勝義諦。字經講為君為臣之道，舉賢除奸之道，以及國亂之由，致治之本，非常詳悉。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，對波斯匿王等十六大國王，說受持讀誦此經，所獲功德，能護國家，能護仁王，及諸衆生；猶如巨壩，能自護國家，能護仁王，及諸衆生；猶如巨壩，能亦如城壁，若未來世，有諸國王，建立正法，護三寶者，我令五方菩薩摩訶薩衆，往護其國。令其國界，無諸災難。刀兵疫疾，一切皆除。破國因緣，身自受之，非佛法咎。世尊的意思，舉國上下，如能建立正法，敬護三寶，自然國泰民安，金湯永固；否則，長城自壞，國土自亡。所以佛法是護國保國的根本，轉移風氣，改造

人心的原動力。孫中山先生說：「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」，這句話含有無限的意義。當此中原板蕩，人心陷溺的時候，要想救國復國，護國保國，根本問題須從拯救人心做起，拯救人心，自無過於慈悲平等，廣大深微之佛法！劉宋文帝說：「人人能受五戒，則朕坐致太平」。五戒的效力如此其大；何況整個的無盡藏的佛法？

以前有人難梁任公先生：「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，辯矣！印度者佛教祖國也，今何為至此？亡於佛教，正亡於其不闡於歷史！」印之亡，非亡於佛教，正亡於其不闡於歷史！」吾子為是言，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，今又安在也？夫寧得亦以猶太之亡，為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？」（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）概乎言之，發人深省！

十二、能立。非微，佛法總攝一切法，其廣大深難測。武則天所作經偈：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！論其典籍，浩如煙海。其已譯為我國文字者，自隋開皇後，歷代或寫或刻，稱一切經，或大藏經。日本明治十三年，弘教書院以高麗藏為本，和宋元明三本對校，印成活字版四經一萬九千六百部，八千五百三十四卷，縮成四印行日本大藏經；藏教書院復纂輯漏遺，為日本續藏經，共七千八百七十三卷。清季上海精舍，根據弘教本，略加增減，印活字大藏經四十六卷。卷帙部冊，如此其多，以一部充棟汗牛，四字形容，庶幾可以相稱。

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；故所說一切法，即一切事理，都是真實無妄，不可思議的偉大，一能立而非一兩個名辭，來讚歎佛法的偉大，一能立而非一能破。即是說，立者一切無缺無過，能作正開示，屹立不動，為人所欽服；破者站在敵對的地位，無從指摘錯誤，不能有所破擊或破壞。佛經的玄義微言，深奧奧旨，有一仰之彌高，繼之彌堅之概。所以勸學單思，有一入其門，好像入了寶山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，不肯出來。根器尋常，覽究艱困，或先存成見，不肯虛心之人，往往望洋興歎，廢然而返，或一筆勾抹，信口詆謗。最奇怪者，若干人士，自命思想新穎，或基於其他宗教的立場，自己未嘗看過佛經，或看亦不能瞭解，偏偏要來譏評佛教，甚至謗罵佛。這可說是「佛頭著糞」，也可以說是「野蠚撼樹」。須彌高廣，不知多少百千萬億由旬，狂妄之徒，想來一脚踢翻，未免太不度德量力，也自未免過於可憐可笑了！

佛教的信仰之建立的所在，已從上來十二個標目，或以十二個條件，正面反面，約略說竟。但「以管闡天」；所見太小。其中大齊統緒，萬分悚！謹再引梁任公先生語，談此區區末學所能類其佛學廣矣！深矣微矣！豈區區末學所能類其佛語耶？以佛耳聽之，不知以此為讚佛語耶？抑謗佛語耶？」